紅樓復夢/0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二回　對長江王夫人哭女　奠杯酒祝公子悲珠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同那些丫頭、媳婦都站在船頭上，看見珍珠將四喜兒交給他媽，就向右邊靠江的趕塘上急忙忙的走過來。眾人正在招呼四姑娘快別要往這邊走，道言未了，只見珍珠身子一閃，「撲通」一響，掉下江心。船上前後大小男女一齊大叫：

「哎呀！四姑娘掉下江去了。」登時，將各船的家人媳婦、丫頭小子以及駕長水手人等魂都急冒，只聽見一片人聲喊叫：

「快些打撈！」寶釵姐妹飛奔到珠大奶奶船上，同著到太太那邊哭訴其事。王夫人聽見急的神色皆變，連忙吩咐，不惜重賞，趕忙撈救。平兒同友梅沒有一個不急的慟哭。那些水手們怕四姑娘悶在大船底下，趕著將四號船一齊放開，又僱了多少水鬼子下江去打撈，整整鬧了半日，並無影響。看看日已西沉，滿江煙霧不分南北，四號大船依舊幫住。船家、水手都來回爺們道：「這里正是金山的急溜，水勢洶湧，掉下去萬無生理。只好回太太，明日一早，差幾位爺們趕往下游去尋覓屍首，或者倒還找著。這會兒就差一萬人也是不中用，白費事。請太太不用悲苦，這也是四姑娘的大數應該如此。」眾家人聽他們如此說話，細想想真也沒法，只得都來回太太，請太太的示下。

王夫人聽了眾人的說話，又悲又苦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奶奶、姑娘們無不傷感悲慟。

那些家人男女們都因四姑娘平日做人厚德，人人感涕。上上下下連晚飯都沒有吃，直鬧了一夜。那抱琴更悲不欲生，幾次三番要跳下江去，卻被眾人拉住。王夫人聽見更覺傷慘，將抱琴叫進艙來，吩咐道：「你主人不幸失足落江，這是前生注定，死生有數，你且服侍寶二奶奶回到金陵，我自然料理你的終身依靠，休要呆氣，白丟了性命。」抱琴跪在太太面前淚流滿面，嗚咽半日，方哭訴道：「丫頭蒙四姑娘豢養多年，情同母女，今主人不幸落江身死，丫頭情願到陰司去服侍姑娘，斷不一人生在世上，只求太太開恩，准丫頭同了姑娘去。」抱琴說罷，伏地慟哭。王夫人以及奶奶、姑娘們無不傷心流淚。寶釵掩面對著抱琴道：「你聽太太吩咐，且不用性急，橫豎等著撈起姑娘的屍首來埋葬過了，你就死也好放心。況且天下的事也並不是一定而不可移的，掉下江去一定是死？或者你姑娘叫人家救了起來亦未可知。」平兒、友梅、寶月也正在悲苦，聽了寶釵的這番說話，想來倒還有理。看珍珠那個模樣兒，不像是這樣結果的，或者有人救了起來也論不定。平兒想罷，止住眼淚，就勢的勸慰太太一番。王夫人含淚點頭，對著抱琴道：「你且起來，等著我明日差人四下裡去尋訪，自有下落，再定主意。」抱琴聽說，一面哭著磕頭站起身來。

王夫人叫周瑞進來，吩咐道：「明日一早到寺裡拈香後，就將船放到鎮江，要往祝府去，橫豎有兩天耽擱。你多派幾個水手往沿江一帶尋找四姑娘的消息，或有人撈起屍首，咱們以便收殮。」周瑞連聲答應，出去料理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們悲哭了一夜未曾合眼，到次日東方剛亮，有金山寺的長老率領僧眾前來請賈太夫人到寺拈香。寺中備幾乘大轎在船邊伺候，鮑忠、梁貴進來請太太示下。王夫人道：「請長老先回寺去，說我就來拈香。」鮑忠們出去，回長老先回寺去。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俱各梳洗收拾完畢，用過點心，吩咐家人、媳婦、丫頭、小子各分一半看船，一半跟往寺中拈香。

眾家男女齊聲答應。王夫人吩咐已畢，同著奶奶、姑娘們走上船頭，一齊上轎。寶釵命抱琴一同跟去。這些嫂子、姑娘們都跟著轎子，一大群往金山寺來。走不多會，就看見寺門長老領著合寺僧眾趕忙迎接。

王夫人們轎子抬進山門，到天王殿前下轎。長老過來稽首見禮，領著走甬道上，一直到大雄寶殿。中間三尊大佛氣象莊嚴，面前掛著的斗大的琉璃長供，桌上擺著鮮花供果。此時燈燭輝煌，香煙繚繞。王夫人對著奶奶們道：「此乃江南第一禪林，蓬壺仙境亦不過如此。」眾僧人鳴鍾擂鼓。王夫人在佛前上香，虔誠禮拜，默禱一番。李紈、平

兒、寶釵、友梅、巧姑娘彼此輪拜，各人默禱心事。拜完之後，只見抱琴走過來對著三尊大佛跪下，只叫了一聲：「我的佛爺！」就忍不住的縱聲慟哭，涕淚縱橫，舌乾氣咽。太太、奶奶們都為之心傷腸斷。

寶釵忍住悲苦，過來拉住抱琴道：「你快別哭了，你不怕苦壞太太。」友梅也過來幫著將抱琴拉起。抱琴一面哭著，一手指著中間的這尊佛像說道：「你若是叫我的姑娘好好回來，使我主僕見面，我當攢下的幾兩銀子買些素菜、三牲來謝你，我還要給你磕幾千幾百多少的頭；你若是將我的姑娘淹死了，橫豎我同你拼定了命！我先撕開你的那張大嘴，挖出那兩個大眼子，出了我的怨氣，我就在你那大肚子上一頭碰死了，還要你償命！」太太、奶奶們正在一團悲慼，聽著抱琴這番說話，都不覺好笑。寶釵笑道：「你這話一點不錯。等著找不見你的姑娘，咱們幫著你來拼命。這會兒讓長老拈過香，要誦經拜懺呢。」知客和尚過來請太太們到方丈奉茶。王夫人領著奶奶們來到方丈，見修竹平山，曲池古木，十分幽潔，到丈室如登仙境。

早已擺著四張果桌，知客僧請太夫人同各位夫人、小姐請用茶果。王夫人見中間一桌上邊設著坐位，右首亦有一坐；左邊一桌朝西設著兩個坐位；右邊兩桌每桌朝東設著一個坐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們只消一桌足矣，何必擺上這些？」知客道：「並無多物，不過是揚子江心杯水之敬，請太夫人升坐。」王夫人領著寶月、巧姑娘坐了中間一桌；李紈同著友梅坐了左邊一桌；寶釵叫將坐兒移上去，同平兒坐了右邊一桌。知客僧派幾個十二三歲清秀小侍者在此伺候，自家退了出去，照應跟來的各位爺們。

王夫人對奶奶們道：「果然這些茶色味與他處不同。」寶釵點頭正要答應，見鮑忠的媳婦匆匆進來，回道：「祝府太太、奶奶都來接太太，這會兒在殿上拜佛呢。」王夫人聽了，趕忙站起身來，剛要走出坐位，周家的又進來問道：「桂大爺同著寶二爺來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裡話來？」口裡說著，抬頭往外一看，只見桂堂在前，後面一人穿著重服，面貌神情活似寶玉。兩人急急跑進禪房，桂堂搶到王夫人面前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桂堂請奶奶安。」巧姑娘無處可避，趕忙走開。王夫人扶著問道：「你媽媽們還在這裡嗎？」桂堂道：「在這兒等著奶奶呢。」夢玉不等說完話，早已走到面前，將桂堂拉開，趕忙跪下，說道：「太太你怎麼今日才來？」話也沒有說完，抱著王夫人的腿大哭起來。桂堂過去給丈母請安，又見過大嫂子、寶二嫂子、友妹妹們。平兒指道：「這是薛姨媽的寶月姐姐。」桂堂見禮，過去同巧姑娘見個禮，急回身問道：「四姐姐呢？」寶釵流著淚道：「再對你說。那個不是祝家夢玉兄弟嗎？」

桂堂應道：「正是他。」

夢玉在王夫人面前哭拜一會，引起王夫人想寶玉的一番悲切，止不住傷心流淚，將夢玉拉了起來，問道：「你是我的夢玉嗎？」夢玉點頭應道：「兒子就是夢玉。」王夫人含淚說道：「你且過去見了嫂子們再來說話。」夢玉連忙走過這邊，一眼瞧見寶釵，走上前去，拉著說道：「這位姐姐是誰，我怎麼很面熟？」寶釵一段傷心，嗚嗚咽咽說道：「兄弟，我就是薛氏寶釵。」夢玉道：「哎呀，就是寶姐姐嗎！快些請坐了，讓夢玉拜見。」說畢，倒身跪下，寶釵含悲回禮。拜畢起來，寶釵指著道：「這是珠大嫂子；這是璉二嫂子；這是友妹妹；這是你薛家媽的寶月姐姐，都一齊拜見罷。」夢玉瞅瞅這個，看看那個，說道：「我怎麼都在那裡見過，一個個的好面熟？」奶奶、姑娘拜完之後，平兒叫巧姑娘過來拜見。夢玉問道：

「這就是珍珠四姐姐嗎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是璉二嫂子的女兒巧姑娘。你那四姐姐一會再對我說罷。」

夢玉正要再問，只見祝府的太太、奶奶們一齊進來。頭裡走的是桂府金夫人，後面跟著一大群。王夫人領著奶奶們趕忙往外迎接，金夫人一眼瞧見，忙叫道：「姐姐，怎麼四姑娘掉下江去？」王夫人未曾回答，後面的那些太太、奶奶們都齊聲急問道：「怎麼四姑娘掉下江去？」夢玉、桂堂一齊大驚，拉著王夫人問道：「太太，太太！怎麼，怎麼？」王夫人淚流滿面，點頭應道：「昨日失腳落江，無從撈救。」王夫人一言未畢，夢玉登時面色皆變，叫聲」哎呀！」仰面一跤栽倒在地。王夫人、金夫人以及祝府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急的手忙腳亂，扶他坐在地上，掐著人中，不住口的亂叫夢玉，又趕著灌了幾口姜湯。夢玉漸漸蘇蘇，眾人放心。寶釵瞅著夢玉，也不是心疼，也不是腸斷，也不是悲苦，也不是傷感，竟說不出那一種的難過，只對著流淚而已。王夫人看見夢玉如此情形，竟活似當年寶玉，只可憐珍珠不得見面，差得半日工夫，活潑潑的一個人做了江心之鬼。想到這裡，由不得五中皆裂，淚如泉湧。正在悲感，見夢玉忽然站了起來，往外就跑，眾人拉住問道：「你往哪裡去？」夢玉道：「我去瞧瞧，在那裡掉下去的。」寶釵過來將他拉住，流著兩行香淚，說道：

「兄弟，你且等著，已經差人去找尋下落，就是你去看也無益。」金夫人連聲說道：「好兒子，你寶二嫂子的話說的很是。你不要性急，且等眾人同你太太見過禮咱們再說。」夢玉含淚點頭。

祝府的太太、奶奶們才知道這位就是寶二奶奶，就有好幾位走過來，拉著寶釵道：「寶姐姐，怎麼咱們今日才得見面？「寶釵將眾人一看，倒像都是舊時相識。又見桂蟾珠站在眾人背後，滿面啼痕，不住手的擦淚。寶釵道：「候著太太們相見後，咱們再敘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咱們在殿上拈香，聽見說抱琴要同佛爺拼命一段故事，才知道四姑娘落江之事。咱們驚的心膽俱碎！又兼著夢玉這一鬧，眾人連禮都還未見。」對王夫人道：「這位是我的姑太太，夢玉本生之母；這位梅大妹妹是這海珠、掌珠之母；這位竺親家，九如之母；這是鄭大姐姐，汝湘之母，是祝府姑表兄妹；這顧二妹妹是我嫡堂姐妹，他妹夫行四，現充商總，同祝大哥哥們是老親，他這女兒玉書是我的乾女兒；這是我姑太太的女兒修雲，是夢玉的胞妹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都是至親，今日才得拜見。」金夫人對梅姑太太道：

「這就是我大姐姐賈太夫人；這是大親家太太；這是我親家璉二妹妹；這是你們方才知道的寶二妹妹；這是友梅姑娘；這是薛二姐姐的寶月姑娘；這就是巧姑娘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今日幸有妹妹在這裡給咱們通個履歷，不然咱們要通半日的鄉貫，才得明白。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彼此拜見。

桂夫人道：「今日一早，本寺差人報信，知道姐姐在此拈香，咱們老太太聽見十分歡喜。自從接著大姐姐家信之後，天天在家裡盼你，將沈四姐姐、薛二姐姐、三兄弟同三妹妹們留著，等姐姐來了，大家熱鬧幾天。今日老太太催著咱們來接，等不及沈四姐姐們梳洗。誰知到這兒，聽見四姑娘這個信，一會兒老太太知道怎麼好呢？」梅秋琴道：「老太太很望著要見四姑娘，這件事斷不可叫他老人家知道。」鄭太太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就說四姑娘先回金陵去了，且等大姐姐回來，咱們再慢慢對老太太說這緣故，或者另外商量出一個主意來也可。」顧四太太們都說：「甚是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咱們站了半日，且坐下慢慢再說。」海珠們這些姐妹拉著寶釵，倒像是他鄉遇故知的一樣，連顧玉書也異常親熱。只有夢玉十分不樂，對著桂夫人道：「我去多派些人，到沿江一帶去尋找四姐姐的下落。」桂夫人道：「須叫周惠進來吩咐，不必你去。」海珠道：

「昨日風流不大，橫豎漂不很遠，趕著去找總有下落。」太太們正在說話，見姑娘、媳婦跟著沈夫人、薛姑太太來到方丈。王夫人同寶釵是姑嫂、姐妹、母女相逢，這一見面說不盡悲喜交集，又哭又笑，說不了那些記念說話。寶月上前拜見母親、舅母，珠大奶奶們一齊磕頭請安，十分親熱。眾姐妹挨次會下。沈夫人道：「那年你三哥得了大學士，正想著兄妹們一堆相聚，誰知到半路上忽遭大故，我因此悲苦成病。服滿後，叫孩子們各去做官，我在家安養。今年薛家二妹妹回家修墓，正要起身，誰知無意中承繼了

夢玉，才知道大妹妹回金陵的信兒。薛二妹妹給夢玉娶了親，咱們一同送來，給老太太補拜大慶。我又同鄭大妹妹做了親家。老太太留咱們，等桂三兄弟同大妹妹們來了才放回去。今日姐妹、母女在這兒相逢，真是意想不到！」

薛姑太太道：「讓茗煙見過太太，咱們再說。」茗煙趕忙搶上幾步，雙膝脆下，兩手往上爬了幾步，口中說道：「奴才幾年不曾伺候太太。」一言未了，放聲大哭。王夫人同寶釵見是伺候寶玉的茗煙，也止不住一陣傷心，淚流滿面，問道：

「你怎麼也在這裡？」茗煙哭拜一會，起來請了安，見過大奶奶、璉二奶奶，走到寶釵面前跪下，叫了一聲」寶二奶奶」，聲淚齊出，十分悲慟。寶釵道：「你且見過兩位姑娘，太太還有說話問你。」茗煙見過姑娘。

王夫人道：「你怎麼倒在這裡？說給我聽。」茗煙站在太太面前，含淚答道：「奴才自從那年辭了太太，要上天下地去找寶二爺，各處走到。後來盤費用盡，只得沿途要飯，一路尋訪，總無影響。今年來到金陵，尋了幾日，這天睡在一個土地廟門口，來了一個瘋和尚，對奴才說：『你一番苦志，明日可以得見主人。』又對奴才說了方向。奴才第二日依著方向走去，就遇見這裡大爺。初見面錯認了是寶二爺，說到後來，才知道是祝府的大爺。蒙大爺的恩典，將奴才帶了回來，收在身邊服侍。這大爺光景很同寶二爺一樣，待奴才很好。前在金陵遇見薛姨太太同三舅太太，聽見說太太同寶二奶奶們都回金陵，奴才天天在這裡盼望，今日才得見太太、奶奶面。又聽見說惜春四姑娘掉下江去，奴才聽說心都碎盡了。怎麼不見寶二爺的哥兒呢？」王夫人聽了十分傷感，說道：「這裡大爺是我女婿，又是我的乾兒子，你伺候他就同伺候寶二爺一樣。」茗煙連聲答應。王夫人道：「且去幫著找找四姑娘的下落。」桂夫人接著吩咐周惠道：「賈二太太的四姑娘昨日失足落江，不知去向，你多著些人往沿江一帶下游處所尋訪。倘有人撈住，不管是生是死，多多謝他，趕著就來通信。」周惠、茗煙一齊答應出去。

桂夫人們同王夫人敘說京中大太太那裡事務，金夫人又提起船中遇風暴，蒙璉親家搭救相見之事，再三致謝。王夫人同平兒十分感歎，細細問賈璉的面貌、光景同升兒的樣范，金夫人細說一遍。這邊蟾珠、桂堂、修雲、夢玉、海珠、掌珠、汝湘、九如同著李紈、寶釵、友梅、寶月、巧姑娘也是絮絮不已，十分親熱，倒不像是今日初次相逢的樣子。

李紈對著寶釵道：「你同四妹妹大觀園夢中所見，誰知今日相逢，可見寶兄弟的話

一點不錯。」寶釵點頭歎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奇事！真所謂咫尺河山，實令人有昔今之感。」李紈道：「幸而又聚一方，差堪自慰。」夢玉道：「大嫂子同寶姐姐說些什麼？令人難解。」寶釵歎道：「連我們也解不出其中道理。」海珠、九如道：「今日同大嫂子、寶姐姐們竟像至好姐妹，一旦相逢，其中就裡也只好以不解解之。」夢玉道：

「這還不足為奇，最奇的是我在金陵給太太修房子，遇著茗煙同九如姐姐；還有在揚州時遇著柳緒哥同寶書三姐姐，這都是奇事。人人都像是見過的一樣，我不知前世是個什麼東西，這一輩子，這個也說認得我，那個也說認得我。」掌珠笑道：

「我知道你前世一定是個拉縴的，滿街闖門子，人人面熟。」修雲笑道：「玉哥前世不是拉縴的，一定是塊牛皮膠，到處用著他，黏著不放。」眾人聽了一齊好笑。

太太、奶奶們正說得熱鬧，知客和尚又添了幾桌點心進來，請太太們吃茶。梅姑太太道：「咱們別在這裡耽擱，老太太等著吃早飯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今日在此做完經事，明日再去拜見老太太罷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叫堂兒在這裡代姐姐拜佛，咱們同去，省得老太太惦記著。」沈夫人、桂夫人、鄭太太、薛姑太太都說：「甚是。」王夫人料難推卻，只得應允。夢玉道：「我同堂兄弟在此拜佛，晚上叫老和尚放燄口，明日一早回來。」王夫人聽了十分傷感，拉著他說道：「你且陪我回去，還要同你說話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依我意思，連桂大兄弟都可以不必在此，只要命鮑忠在此照應就是了，橫豎老和尚自必盡心禮懺的。」桂太太道：「寶二妹妹的話一點不錯，竟是這樣，咱們就走。」王夫人含淚說道：「四姑娘未知是生是死，我要對江哭他一聲，以盡母女之道。」寶月、夢玉、蟾珠、桂堂都一齊哭道：「我們陪太太去哭四姐姐。」海珠道：「咱們到妙高台去望江設祭才是。」夢玉聽見，連忙吩咐在妙高台擺設酒果，點起香燭。

桂夫人同著各位太太、奶奶都一齊來到妙高台上。祝府的人已供上酒果、香燭。王夫人看著滔滔江水，那裡忍得住傷心，一手扶著欄杆，對著江面叫了一聲：「珍珠！」止不住縱聲大哭。接著是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友梅、寶月、巧姑娘以及抱琴，無不傷心慟哭。金夫人娘兒三個，兼著這最愛哭的，也一齊大哭，十分傷感。夢玉哭了一會，將桌上供的一杯香酒拿著，望江中一奠，不覺連一個杯子也丟了下去。金鳳在旁看了，甚覺好笑，說道：「你再使勁兒連手都要丟了下去。」江蘋笑道：「若是大爺的手丟下江去，龍王爺瞧見一定要嚇一跳，說道：『人還未來手已先到，必定是來要寶貝的，快些將珍珠還他罷！』」夢玉正在悲泣，聽了倒覺好笑。桂夫人、鄭太太、顧太太、梅姑太太也陪著哭了一會，過來再三勸慰。王夫人們慢慢止哭，焚化紙錢，各人的姑娘、嫂子

們送上茶來嗽口，又伺候著面盆手巾，撲粉鏡子一切奩具。

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俱收整完結，正要走下台去，見楊華的媳婦急忙忙進來回道：「楊華在瓜州口見人撈起一位姑娘，瓜子臉兒，有十八九歲年紀，披散著頭髮，週身衣服俱好。楊華瞧見，趕著借了人家一扇門，將屍身停上，又蓋上氈子，趕著回來通信。」王夫人們聽說，心腸俱碎，對著寶釵道：「咱們去瞧瞧，以便給他裝殮。」夢玉趕忙道：「我帶著人先去料理，太太隨後再來。」王夫人未曾回答，桂夫人道：「也罷，你多帶幾個人，先坐紅船過去，趕著料理。我同著你太太們就來。」

夢玉得了這句話，答應一聲，飛跑而去。桂堂回過桂太太也同夢玉先去。

這裡太太們一齊走到大殿。此時正在拜懺，又俱展拜一遍，同出山門。桂夫人將賈府的太太、奶奶們都約到自家船上，吩咐多幫兩隻紅船，竟到瓜州口來。夢玉早已先到，看見沙灘上圍著多少男男女女。他心中不勝悲苦，用手指道：「那是一個什麼廟？」家人陳興答道：「就是大爺送柳大爺在這裡拈過香的大王廟。」夢玉道：「很好，你們就將賈府的四姑娘搭到廟裡去，一會兒太太們來了，也好坐坐。」陳興、楊華連聲答應。

那船早已攏岸。夢玉扶著家人們趕著跳了上去。那些瞧的人，看見一位戴孝的美少年，帶著多少家人、小子上來，不知是這位姑娘的什麼人。眾人正在猜想，見夢玉走到門邊，揭開氈子大叫道：「我的珍珠姐姐呀！」就大哭起來。桂堂也跟著大哭。楊華叫了些船家幫著，連門一齊搭到大王廟去。夢玉就像孝子，一路哭著同到廟裡，在大殿旁邊停著。一面吩咐馮裕、楊華趕著去辦衣衾棺槨，俱要體面，不計銀錢多少，只要妥當。又吩咐本廟和尚，多請僧人唸經超度。叫桂堂領著陳興在江口等著，伺候太太們上岸。夢玉帶著幾個小子，對著這死人的臉，哭的口乾氣咽。太太們也俱上岸走進廟門，聽見夢玉哭的傷心，一齊來到大殿上，見夢玉低著頭、對著臉的大哭。

王夫人見那死屍心都傷碎，剛要大哭，寶釵趕忙止住道：

「太太快別哭，這不是四姑娘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還沒有瞧見他臉，怎麼知道不是他？」寶釵道：「四姑娘不穿紅鞋。」王夫人們看去，果然不錯，一雙小金蓮上穿著紅繡弓鞋。寶釵趕著上前拉著夢玉道：「兄弟快別哭，不是珍珠四姐姐。」夢玉聽見，回過頭來問道：「這是誰呢？」汝湘笑道：「咱們也不知他是誰，想來總是你姐姐，哭哭他也是應該的。」太太們一齊好笑起來，夢玉亦覺好笑。

眾人圍在面前，看這姑娘也不過十八九歲年紀，相貌端正，身上衣裙不像個平等人家的婦女，兩隻手上都還帶著金鐲，耳上帶著珠環，散著頭髮。王夫人對寶釵道：「這姑娘倒很有些面熟，一時想不起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面熟的多著呢，誰還記得這些。這姑娘活該同咱們有一面之緣。」九如道：「不是咱們一面之緣，倒是玉大爺前世少欠他的一桶眼淚，他來要帳呢。」

桂太太們不覺吃吃大笑。夢玉道：「我已叫他們去辦衣衾棺槨，也不管認得認不得，裝殮了他也是前世的一段因果。」竺太太道：「既不是珍珠四姑娘，咱們回去罷，可以不用在這裡送殮了。」桂夫人道：「咱們在這裡豈不可笑！快些家去罷。」海珠道：「這是楊華的誤報，就罰楊嫂子在這裡等他們裝殮了再回去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此說甚是。」掌珠指道：「那邊牆上寫著什麼『祝夢玉』呢。」太太們聽說都走了過來。夢玉笑道：「這是我送柳緒哥起身後，在這裡拈香，就在壁上題了一首詩，下面落著款。」奶奶、姑娘們走過來，念了一遍。寶釵道：「兄弟這首詩，將來必有以碧紗籠之者。」夢玉道：

「等緒哥來，要他步韻，倒是一段佳話。」梅秋琴道：「咱們到船上去，慢慢再說罷。」

太太們出了廟門，紛紛上船，左右幫著紅船登時開去。寶釵忽然想起，對薛姑太太同王夫人道：「剛才這姑娘很像夏氏金桂嫂子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很像他。」薛姑太太歎道：「提他幹什麼？」李紈、平兒笑道：「怨不得我一時想不起來，真是一些不錯。」此時船已過了金山，將欲收入江口，只見一隻紅船飛奔而來。桂夫人笑著對王夫人道：「接你的又來了。」王夫人抬頭一看，笑道：「這又何苦呢？」不知那來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